

中华 文脉 巡礼

——总是宋词最关情

李秀艳◎主编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合
中华文脉巡礼

I207.23/400

总是宋词最关情



李秀艳 编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总是宋词最关情 / 李秀艳编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4. 12

(中华文脉巡礼)

ISBN 978 - 7 - 5502 - 4305 - 7

I. ①总… II. ①李… III. ①宋词 - 诗歌欣赏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4727 号

总是宋词最关情

编 著 : 李秀艳

责任编辑 : 徐秀琴

封面设计 : 揽胜视觉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80 千字 690 毫米×960 毫米 1/16 13 印张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502 - 4305 - 7

定价:26.8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010-64243832。

目 录

第一章 儿女情长

离恨绵绵在后宫	2
琵琶弦上说相思	8
梦怕愁时断，春从醉里回	10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12
痴心红颜最是薄命	14
风花雪月，过眼云烟	17
锦瑟年华谁与度	26
宋末词坛无名女	28
以心相许，心心相印	32

第二章 怜景抒情

红豆不堪看，满眼相思泪	40
凝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	48
落花已作风前舞，又医黄错雨	50
落魄帝王，哀入骨髓的绝望	52
一带江山如画，风物向秋潇洒	55
同样梅花别样滋味	57
萧萧江上荻花秋，做弄许多愁	61

第三章 山河梦碎

万里想龙沙，泣孤臣吴越	70
儿童识其姓字，草木闻其威声	73
佞臣葬忠骨	76
自古英雄千古恨	81
云海茫茫无处归，谁听哀鸣急	8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	
照汗青	90

第四章 歌舞升平

风流皇帝有能臣	98
一曲赢得帝王心	99
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105
香艳词人欧阳炯	108
玉鉴琼田三万顷	115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117

第五章 最美不过花间词

风帘燕舞莺啼柳，妆台约鬓	
低纤手	124

越岭寒枝香自拆，冷艳奇芳	
堪惜	129
美人浴，碧沼莲开芬馥	135
茅舍槿篱溪曲，鸡犬自南自北	141
嫩草如烟，石榴花发海南天	148

第六章 与众不同宋词人

帝王词人李煜	156
--------	-----

传奇词人柳三变	163
“佛道双成”张伯端	168
宰相词人晏殊	172
非主流诗人张先	175
词诗双面人吕本中	180
南宋最伟大的词人辛弃疾	183
爱国典范刘辰翁	198

第一章

儿女情长

第一章 女情长

离恨绵绵在后宫

孟昶是后蜀国君，此人贪图享乐，在蜀地广征美女充实后宫，甚至将嫔妃细分为十二个等级。他天天沉浸在胭脂水粉中，日夜笙歌，装点出一派国运亨通、歌舞升平的景象。也有人曾替他辩论，说孟昶刚刚继承皇位的时候，也曾重农桑、兴水利，做过很多利国利民的事情，并不是什么昏聩的君王。但很多言之凿凿的故事却证明了孟昶的骄奢淫逸。

据传说，赵匡胤带兵灭了后蜀之后，士兵们奉旨去后蜀的宫里收拾东西。在盘点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件“宝物”，赶紧拿来呈给赵匡胤。没想到，宋太祖看了之后，勃然大怒，并将“宝物”打得粉碎。原来，这镶珠嵌玉、玲珑剔透、华美无比的宝物只是一个溺器，通俗地说就是“夜壶”。想那赵匡胤一辈子克勤克俭，虽然做了皇帝，但生活依然十分简朴，却看到有人连夜壶、痰盂都装饰得如此绚烂，当然非常气愤了。于是，赵匡胤不仅砸了这个溺器，还狠狠地下了这样一条论断：“奢靡至此，安得不亡！”细想起来，这话也有道理，连这个东西都用珠宝美玉来镶嵌，那么盛食物的碗还不知道奢华成什么样子呢？管中窥豹，孟昶到底是不是昏君似乎已不言而喻。

赵匡胤砸了孟昶的夜壶，砸得玛瑙琉璃俯拾皆是，估计也砸得孟昶心疼不已。但是，有一个人恐怕比孟昶还要心疼，这个人就是花蕊夫人。岂止是心疼，她简直是痛不欲生。赵匡胤砸碎的不仅是一件宝物，还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是一个女人全部的梦想和依靠。多少次，花蕊夫人曾进言劝谏夫君孟昶要勤于朝政、励精图治，不要总是安于享乐。但孟昶却总以为蜀国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无须多虑。结果，花蕊夫人担心的不幸变成现实。

末代皇帝心中五味杂陈是可想而知的。但不管怎样，孟昶选择了卑微地活下来，作为阶下囚，作为被宋朝耻笑的把柄、被后代指指点点的背影，忍辱偷生地活下来，领受大宋朝的封赏。在这位曾君临天下的皇帝身上，人们几乎找不到他降宋之后丝毫的反抗，更谈不上顶天立地的男人气概。越王勾践曾经卧薪尝胆，终在多年后破吴雪耻；霸王项羽兵败乌江后大有逃生的机会，却慷慨悲歌从容赴

死。英雄的选择可进可退，可生可死，但却永远不该是醉生梦死。或许，这也正是孟昶不被敬佩和同情的地方。

在亡国这件事上，花蕊夫人和孟昶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孟昶降宋后受到宋太祖的重赏，于是携母亲李夫人和妻子花蕊夫人等家眷入宫谢恩。宋太祖自然也是热情接纳，设宴款待。宴会上，因久闻花蕊夫人才学过人，宋太祖便命她当庭做诗。于是，花蕊夫人沉浸片刻，诵出这样的一首《述亡诗》：

君王城上竖降旗，

妾在深宫那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

宁无一个是男儿。

当日席间的尴尬，无法想象。试想，宋太祖举着酒杯，笑意盈盈地请花蕊夫人做诗，一定以为这风雅不俗、靓绝尘寰的女子定然是说些莺莺燕燕、你依我依的情诗，朱唇轻启、娇音婉转，想不到流出来的却是如此叛逆的诗句：君王在城上已经插上了降旗，而臣妾在深宫里却不得而知。十四万的雄兵都放弃了抵抗，那些认输的人里没有一个是铮铮铁骨的男儿。言外之意，如果不是后蜀将士的无能，你赵匡胤又如何能轻易地取得天下？

孟昶当年，听到这样的话，应该也是芒刺在背吧。这二十八个字，字字清晰，指向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颗心。无论是谢恩的还是施恩的，恐怕心里都不是个滋味。

有人说，赵匡胤宴请孟昶本就是冲着花蕊夫人的美貌去的，他太想知道人们口耳相传的绝色美女究竟是什么模样。如果真是这个原因，我反倒同情起宋太祖了。人生若只如初见，当赵匡胤心花怒放地看到艳冠群芳的花蕊夫人时，心中一定涌起了很多的激情与柔情。可赵匡胤等来的却不是美人的低眉颌首、曲意逢迎，相反，他得到的是美人的嘲讽与反抗。这反抗甚至都不曾在她丈夫的身上寻到一丝痕迹。自己心里反复描摹了多少次的相逢，原来竟是这样的结局。这是怎样一种错位的欣赏，又是怎样尴尬的初见啊！

众目睽睽之下，这就是对皇权最大的挑衅。

国破家败之际，一个弱女子本该是满怀对新朝廷的敬畏，如履薄冰地行事

才对，却不料花蕊竟然在颓败的废墟上昂然挺立。她像悬崖边的一株野花，像暗夜的一缕清香，虽然带着些微的寒意，却绽放出最美的光华。在花蕊夫人的心里，大抵是没有想要活着走出这场筵席吧。不然，她哪里敢在众目睽睽之下，没有一丝的胆怯、退让，甚至犹豫，就公然挑战宋太祖的权威呢？

到底是谁化解了当年的局面我们无从得知，但有一件事却是可以肯定的：宋太祖原谅了花蕊夫人的顶撞。情到深处，无关对错，也许正是这个道理。亦舒说：“当一个男人不再爱他的女人，她哭闹是错，静默也是错，活着呼吸是错，死了也是错。”那么同样，如果这个男人爱你，他将放下所有的尊严，体味你亡国的痛楚，同情你决绝的姿态，关爱你受伤的心灵，呵护你柔软的内心。花蕊夫人是如此幸运，宋太祖不但没有因为她的《述亡诗》而怪罪她，甚至还对她多了几分爱慕和尊敬。

但是，这似乎并不能改善宋太祖对孟昶的态度。想想南唐后主李煜，也曾对大宋朝千依百顺，换来的也只是宋太祖的一句：“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由此可以断想，即便孟昶没有这如花似玉的娇妻，宋太祖也不会放过他。所以，很多史家都推测孟昶的死和宋太祖大有关系，也在情理之中。

入汴京十日后，孟昶突然暴死，花蕊夫人的命运自然更没得选择：要么就是和孟昶的母亲一样，绝食而死，为亡国殉葬；要么只能任由命运的摆布，充实大宋的后宫。也许，道学家可以愤愤地说，“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为什么她不和孟昶的母亲一样选择殉国，为什么她要这样苟且偷生？

这样的论调，放在讲究三从四德的年代可以理解，但在今天看来，这是多么残忍！那样青春正好的年纪，那样出色的才学和样貌，别说她不愿意死，就连我们也舍不得她去死。我宁愿看着她将惨痛的历史轻轻翻过，哪怕连着骨肉，带着皮肉，挺着生硬的疼，也要开始新的人生。

要知道，不管她是贵妃还是寡妇，首先，她是一个女人。

花蕊夫人的才华和样貌宋太祖早已心中有数，入宫侍寝不久后，花蕊夫人便被升为贵妃。想那宋太祖当年也曾一条棍棒闯天下，不图任何私利地护送素不相识的女子回家，留下“千里送京娘”的美誉。说到底，无论如何霸道，骨子里还算是有些英雄气概。他的真情和仗义，对已经国破家亡的花蕊夫人来说，也不失为一种新的寄托。

可能很多人受流行影视剧的影响，觉得花蕊夫人嫁给宋太祖后楚楚可怜，勉承恩露，心里必定十分凄苦。实际上，能够吟出“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

男儿”的花蕊夫人，性格里总是带着刚烈的，如果不是对赵匡胤动了感情，而是只有蒙羞忍辱的话，恐怕她未必乐于活在宋朝。

她与孟昶是结发夫妻，固然情深；但赵匡胤赐予她新的生活，未必没有义重。爱与不爱，这种在男人看来无需多想的小事，却是女人生活的全部。

可是，带着对一个人的思念去爱另一个人是多么悲哀的事情。花蕊夫人虽然宠冠大宋后宫，心里却依然止不住对孟昶的思念。她亲手绘制了一幅孟昶的画像，供于室内。夜半无人时，她定然私下拜祭、暗自垂泪。不料，有一次刚好被太祖撞见，询问之下，她便谎称是可以求子的神仙。宋太祖听后自然十分高兴。

“张仙送子”一事，后来竟不知缘由地流入民间，但凡求子的女人都要供一幅张仙的画像，香花顶礼，从此络绎不绝。

这世间，络绎不绝的除了女人们对“张仙”的膜拜，还有男人们对花蕊夫人的爱。无巧不成书，花蕊夫人生命里出现的第三个男人最后也做了皇帝，他就是后来的宋太宗赵光义。

由于赵光义在继位问题上的诸多疑点，无论是史学家还是坊间传闻，对他的人品都颇有微词。有时候，评判皇室的内务似乎比百姓的家事更为容易：江山、美人，是所有帝王家男人争执的焦点，无论输赢，二者的得失几乎都是同步。显然，在这两点上，赵光义都跟哥哥赵匡胤有着激烈的“冲突”。于是，赵光义带着自己的怒火与妒火，抢来了皇帝的位置。但遗憾的是，他始终没能抢来花蕊夫人的心。

要知道，花蕊夫人与孟昶是怜而有爱，那是初爱的甜美；与宋太祖是敬而有爱，那是对英雄的敬重。前者只可依偎，后者却可依靠。而女人一旦有了依靠，心里便踏实了，也就不再需要别的人了。所以，花蕊夫人对赵光义，欣赏也许是有的，但恐怕只能是止于欣赏。

赵光义的人品向来颇多争议。

这个人先是导演了一出“烛光斧影”的丑闻，名不正言不顺地当上皇帝，接着又编出来一套“金匮之盟”的闹剧。关于“金匮遗诏”的事儿，司马光《涑水纪闻》里也曾提到过。说是杜太后病重的时候，知自己命不长久，便叫来宋太祖，跟他说：“我们之所以能得到天下，就是因为后周是小皇帝当家，如果是个成年人的话，你又怎么会取得今天的江山？所以，你死了之后，要把帝位传给你弟弟，有个成年人来当皇帝，才是国家之福，天下之幸。”母后病

危授命，宋太祖泪流满面地点头应允。据说，杜太后还让赵普把这些记录下来，藏在一个金柜里，派专人把守。在《宋史》卷二百四十二中可查到此事的始末。

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似乎都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越是编得滴水不漏、言之凿凿的故事，常常越是藏有很深的玄机，有时候，甚至还牵扯出不可告人的秘密。

赵光义继位后，急不可待地修改了老皇帝的年号，俨然一副新君的姿态。一般来说，新君继位会在第二年开始启用新的年号。可是，赵光义修改年号的时候距离新的一年只差两个月。到底是什么隐秘的心态让他连两个月都不愿意等，而急急忙忙地为自己“正名”？又是什么心态，让他后来丝毫不念骨肉亲情而将赵匡胤的几个儿子先后逼迫而死？

大概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心虚。因为心虚，所以掩饰，一份名正言顺的政权是不需要任何借口来掩饰的，辩解有时候恰恰是信心不足的显现。

自从太祖驾崩、太宗继位后，花蕊夫人就如历史飓风中裹挟的一粒尘沙，倏忽间便查不到任何可靠的消息。这样一位风华绝代的美人，前后曾与三个皇帝有着各种感情夹杂的贵妃，竟然如人间蒸发般不知所终了。

而关于花蕊夫人之死，历来也众说纷纭。

在著名的唐宋史料笔记《铁围山丛谈》中，曾有关于花蕊夫人之死的记载。说太祖在世时十分宠幸花蕊夫人。有一次在射猎的时候，赵光义引弓调矢，仿佛是要射走兽，结果却忽然回身射向花蕊夫人，“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而死”。相传，他还顿足捶胸、失声痛哭、冠冕堂皇地认为花蕊夫人乃红颜祸水，皇兄如果沉迷其间，必定耽误国事。作为兄弟，他愿为天下百姓请命，一人承担射杀花蕊夫人的罪责。宋太祖听后并没有动怒，男人要以社稷为重，女人死都已经死了，何必再怪罪自己的兄弟。此为花蕊夫人之死的说法之一。

也有其他一些文字记载，认为太祖生病时，花蕊夫人侍寝，结果赵光义来探病，灯下美人，我见犹怜，于是便动手动脚，结果惊动太祖。第二天早上，太祖竟离奇死去，太宗顺势登基。至于前一天晚上到底如何“烛影斧声”，只能留给后人无限的猜想。

还有一些小说演义类的记载，认为花蕊夫人当年宠冠后宫，遭到皇后的嫉妒，所以被皇后毒死。还有人说后来宋太祖不喜欢花蕊夫人，导致她失宠后抑郁而死。

关于“花蕊夫人之死”历来说法颇多，可任谁也无法找到翔实的史料来为这个传奇的故事做个恰当的结局。

想当日，花蕊夫人痛别国土，走至剑门道时，曾在葭萌驿的墙壁上留词一首：

初离蜀道心将碎，离恨绵绵，

春日如年，马上时时闻杜鹃。

国破、家散、心碎，在离开故国的时候一起涌上心头，离恨绵绵，绵绵不绝。杜鹃的哀号在头顶时时盘绕，这一别也许就是永远。这首《采桑子》用词简单、洗练，通过几个凝神的意象将亡国的惨痛深刻地再现出来。至今读来，仍觉一字千金。

可惜的是，花蕊夫人的词还没有写完，就被宋军催促着上路了。于是，这位血含泪之作，也只能永远停留在上阕。

后人的续作也纷至沓来：

三千宫女皆花貌，妾最婵娟。

此去朝天。只恐君王宠爱偏。

明代杨慎在《词品》中对此有过评论：“词之鄙，亦狗尾续貂矣。”首先，花蕊能够当着太祖的面做出“更无一个是男儿”这样的诗，又怎会在国破之日，且随行陪伴孟昶的时候，吟诵出向宋主邀约争宠的词。从词风上讲，上阕的亡国之哀与下阕的撒娇之媚也无法吻合。所以，下阕几乎可以毫无疑问地断定是伪作。

花蕊夫人在后蜀时所作的宫词，曾玲珑剔透，清新可人。“春风一面晓妆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内监遥觑见，故将红豆打黄莺。”“新秋女伴各相逢，罨画船飞别浦中。旋折荷花伴歌舞，夕阳斜照满衣红。”

那样娇羞、柔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贵妃，曾自由自在地穿梭于宫廷中，笑语盈盈，美艳如花，让整个皇宫为之生辉。可到最后，她却连写一首完整词作的时间和自由都丧失了，甚至连何时香消玉殒也无法查证。这是历史的失职，也是传奇的损失。

历史曾给了花蕊夫人美艳惊人的出场，却没能给她一个善始善终的交代。有时候，我甚至期待花蕊夫人就那样遗失在葭萌驿的古道上，被忽然刮起的一阵黑风，被突然冲出来的一群拦路劫匪……总之，是停留在那通往汴京朝拜大宋的路上了。那个小小的、弱弱的背影，如一座清幽的孤坟，可以永远矗立在离恨绵绵的春天里、蜀道上。唯其如此，她后来的爱与不爱才能不被指摘。

然而，历史终究是一个无限不循环的剧本。对于和历史一同风干的美人，今天的我们，只能叹息着围观。

琵琶弦上说相思

临江仙（晏几道）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

记得小车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

一个女子，坐在低垂的帘幕里，身着裙衫、怀抱琵琶、拨动琴弦，一首林海的《琵琶语》从手指间流出。她低眉顺目、温婉清丽，神韵里却凝结着淡淡的哀怨。跳跃流淌的弦音，惊扰了窗外飞花无数，也惊扰了怀着不同心事的红尘男女。流年日深，多少承诺淹没在匆匆的时光里，而她却是那样心平气和，安然无恙地坐在帘幕下，撩拨琵琶，每一根弦上都系着经年的相思。

“相思”这个词，从来都是欲寄无从寄。可每个人，还是会为心中的相思，寻找一个寄托。有些人把相思寄在花鸟山水间，有些人把相思寄在清风明月里，还有些人把相思寄在书墨琴弦上。历史上说他一生疏狂磊落、放达不羁，身出高门，却不慕权势。他著有《小山词》，多怀往事，词风浓挚深婉，笔调流淌，语句天成，接近李煜。这一切，缘自他的多情，一个心里藏了滔滔爱恋的人，他的文字，也必定是柔情深种。他一生最愉快的，应该是和友人沈廉叔、陈君龙家的

莲、鸿、苹、云四位歌女共处的时光。这四个歌女，给了他对爱情所有美好的想象，满足了一个多情词人对红颜的无限依恋。可是繁华过后总是归于岑寂，沈的卧病、陈的消亡，以及晏府的低落，让莲、鸿、苹、云四位歌女流落街头，他的梦，也在一个浸满春愁的日子醒来。

楼台高锁，帘幕低垂，曾经红牙檀板，诗酒尽欢的时光，已成了烙在心中的一幅画境。落寞的时候，只有反复地搜寻记忆，在记忆的画中，还能看到那年的风景。是的，他依然不能忘情，也无法忘情。一个人，经历了悲欢离合之后，只会对往昔的情感，更加痴心难改。他想起那些落花微雨的日子，想起和小苹初相见，她的罗裳，绣着双重的“心”字。他如何能忘记，她的妩媚和妖娆，香腮红唇，青丝眉黛，一段舞姿，一曲弦音，一个回眸，甚至一声叹息，都令他销魂。他敲开她紧闭的心门，用文字，用柔情，在她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相思红豆。以后的日日夜夜，小苹怀抱琵琶，将相思寄在弦上，说与他听。

如果可以，他宁愿放弃一切，只要朝朝暮暮，只要一段生死相依。带着莲、鸿、苹、云四位歌女，从此天涯相随，地老天荒。也许日子过得清贫艰难，无奈而寻常，但至少还能执手相看。身在高门的晏几道，小有名气的就是一个圈，转来转去，都无法转出那命定的轨迹。鬓边的几许华发，清亮的明眸隐藏着淡淡的哀怨，再美丽的面容，再多的诺言，再多的盟誓，都拼不过似水的光阴，拼不过当年的抛弃。这么多年，他尝尽了相思的滋味，每一次，听见琵琶的弦音，都会想起初见时的小苹。如果说，曾经的离别是一生的伤害，那么伤害一直延续到了如今。

还有小苹，她宁可一生将相思系在弦上，也不愿在多年以后，与他相逢。逝去的真的太遥远，这么多年的相思和等待，没有谁还得起。这是债，相思的债，她付出的，未必要偿还。一曲《琵琶语》依旧，只是由急至缓，由浓到淡。那是因为小苹走过了人生那段曲折生动的过程，如今，她的生活，真实而平静。

窗外，还是宋朝的那轮明月；琵琶弦上，已经不知道，说的是谁人的相思。

梦怕愁时断，春从醉里回

南歌子（田为）

梦怕愁时断，春从醉里回。凄凉怀抱向谁开？些子清明时候被莺催。

柳外都成絮，栏边半是苔。多情帘燕独徘徊，依旧满身花雨又归来。

当一个人读到自己喜欢的词，就会像是做了一场梦，梦里可以四季更替、日月颠倒，可以全然不必在乎自己身处何方，春秋几度，是荣是辱。书中的锦句名词自会让你翩然入境，时而披了满身的花雨在江南，时而又在塞外看过一场硝烟。此时看到篱院春花，彼时又见楼台秋月。锦句名词之意，作者所处的自然环境，以及作者的思想情感，这一切，所延伸出来的，令人心动的美丽，像是一场碧水无涯的痴情相遇，震撼滋润着在尘世中渐次苍白的灵魂。这首词，就像是开启一坛经年的春雨，在闲窗下，挑烛烹煮一壶纯净的绿意。添了些相思的花瓣，放了点青春的梦想和时光的芬芳，调和在一起，便成了让我们舍弃不下的味道。你我是看客，被带入这样的场景里。像是一场戏，演员已经更换了戏服，隐没在茫茫夜色里，而我们，还伫立在台下，思索着戏中的情节，为什么能这样打动心肠。别人轻巧地退出，自己却开始描上浓墨重彩，披了戏子的装扮，导演着未了的结局。这就是文字，它带着某种无法言喻的魅力与参透不了的玄机。

《南歌子》出自田为，一个在宋朝词坛上，并不风流、并不出众的人物。在星罗棋布的宋时天空，又有多少人，可以光芒万丈到让群星失灿？能够在万星丛中，出类拔萃的人，寥寥无几。许多人，遵循着星相的排列，做自己独立的那颗星，或许他光芒微弱，但却依旧可以照亮行人的路。喜欢一首词，不需要知道词人的背景，就像喜欢一个人，不需要任何的缘由。

在历史上对田为有这样的记载。田为，生卒年不详。字不伐，籍里无考。善琵琶，通音律。政和末，充大晟府典乐。宣和元年（1119年）罢典乐，为乐令。《全宋词》存词六首，有《芊讴集》。田为才思与万俟咏抗衡，词善写人意中事，杂以俗言俚语，曲尽要妙。常出含三个词牌的联语“玉蝴蝶恋花心动”，天下无能对者。多么简洁的一生，就像他的词，因为稀少，更让人珍惜。

“梦怕愁时断，春从醉里回。”他每日昏昏求醉，忘记了年光几何，因害怕梦醒了，愁也随之醒来。可春光，却还是在醉梦里，悄悄地回来。他睁开眼的时候，看到的是阳春三月，烟景无限。茫然间，发出感叹：“凄凉怀抱向谁开？”可见他心中的孤独寥落，明媚的春光，品到的却是凄凉的况味。心中的话语，无法倾诉，亦找不到那个可以倾诉的人。时过境迁，我们真的不知道，田为究竟为了哪个红颜，如此愁闷难解，为了谁，如此醉生梦死。但我们知道，有一个女子，占据了他宽阔如海、狭窄似井的心灵。我们所能看到的，也只是一个男子，被命定的机缘左右，束手无策的时候，只求一醉不醒。

如此心境，才会看到大好春光，却意兴阑珊，无心踏青赏春。“些子清明时候被莺催。”这里的“些子”，是唐宋的俗语，少许、一点点的意思。在此处，是形容清明时节春光的短暂，仿佛品完壶中酒，做一场南柯梦，春光就没了。枝头上，婉转的黄莺，并非在为春天低唱欢歌，却似在催春老去。这醉里醒来，所邂逅的春光，不曾抹去心头愁绪，反而似梦幻泡影，如此匆忙，离去时，连一个回眸也没有抛下。这句“柳外都成絮，栏边半是苔”，自然清新，又古朴沉静。飘飞的柳絮，似在和春天做无言的告别。而栏杆边，苍绿的苔藓，在告诉我们，这儿有一段被搁浅的光阴。词人一直沉浸在杯盏中，已经许久不曾凭栏远眺了，因为远方太远，他想念的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

只有“多情帘燕独徘徊，依旧满身花雨又归来”。燕子多情，不忘旧时主人，带着满身的花雨归来。然而它在帘外飞旋，静静地徘徊，是因为看不到主人当年的欢颜，而心中迟疑吗？它觉察到，主人身边的红颜已不知踪影，燕儿也知人心思，也懂物是人非的凄凉。此时的他，希望披着满身落花归来的，是他日夜思念的人儿。可人却不如燕儿，燕儿还会思归，而人，却真的一去不复返。当年，他们在春天的渡口挥手，是诀别。

窗外，落英缤纷，他看到的是沧桑和残酷。生命中所有的相遇，都是过客和过客的交替，就算当初不错过，死生之后，终究也还是要失去。人生最悲哀的，莫过于得而复失，与其知道将来注定要失去，莫如将一生交付于思念。

如若没有那样的诀别，也不会有这样刻骨的相思和遗憾，也不会有这么一首词的存在。是一个叫田为的词人，将那场花雨，和那个如梦似幻的女子，一起写入词中。我们自始至终，不知道她的模样，不知道她在哪里，只依稀看到一个女子，袅袅婷婷的背影，朝迷蒙的烟雾中走去，直到彻底消失的那一瞬，都没有回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

卜算子（李之仪）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古往今来，有多少痴情人曾在江畔为爱情占卜，希望卦象上写着“地久天长”这四个字。溺于爱的歧流中，以为顺水漂流，就可以找寻到那个和你共饮长江水的人，却不知，这汹涌的浪涛，会毫不留情地吞噬你所有的梦。那时候，你想逆流而返，连归路也找不到了。

想要留住爱情的人，其实是愚蠢的，因为它和世界的花草一样，荣枯有时，长久的，也不过几年而已。你说弱水三千，只单取一瓢饮；娇梅万朵，只独摘一枝怜。却不问，这一瓢水，一枝梅，是否与你今生缘定，多少美丽的错误就这么酿下。而幸福，与我们只隔了一米阳光，此后，各自成了爱情的孤魂。碧无水涯，也许我们不是那同船共渡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共饮这滚滚的长江水。

于是，依旧有许多人，在江畔吟唱李之仪写的这首《卜算子》，恍惚如醉。只是这堤岸太长，没有谁可以在星夜之前赶到他想要抵达的港湾，和爱人，共诉一夜柔肠。暮色来临之前，江岸已经点亮了太平盛世里才有的灯火。茶馆收拾起桌椅，结束了一天的忙碌，白天它为过客释放，夜晚，它只做自己的归人，借一扇窗，遥望远方。尽管，这么深的江水里，一定埋葬过许多冤